

90625

論受諸道饋遺狀

陸贄

顧少連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臣情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愼勉脩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位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臣猶知

古文資鏡

二

慚况公卿大夫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若上爲之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復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

盜○猾○夏○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東
而○織○餓○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
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
加○無○瘳○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氓○重
遭○過○分○之○擾○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
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
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賄○道○一○開○轉○展○滋○甚○鞭
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
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

古文資鏡

二

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
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斝○臣○竊○料○郡○縣○府○之○不○願○行○賄
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
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耳○假○如○四○方
俱○賂○於○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
賄○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
之○常○理○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
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

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洎大
憇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
亦虧於往日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因私
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
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
熱禮記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始於朝廷行於郡
國郡國旣又朝廷益尊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
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

古文資鏡

三

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
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
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
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君臣之間固不可語及
於私賄矣況躬行乎
成湯六事格天戒及苞苴知賄賂之風伊古已然
此大學所以戒務財孟子所以防懷利也厥後廉
恥道喪求金納賄上下交征春秋卒降爲戰國是
四皆昧於賤貨貴德之義以致於此昔先子疾劇綿

蕞之際猶呼壽康曰汝父嘗聞前代貪鄙如蔡京

魏闖輩往往以重賄亡身甚至誤人家國其亦知

如吾之有今日乎諺有之曰力養一身智養千口

仁人之用心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達人之鑒物

也汝父不幸早孤賴汝大母教養以至成立未嘗

不周人之急扶人之危而自顧生平未嘗一錢自

私若不義而富且貴不祥莫大矣汝其志之今讀

宣公奏狀奚啻名言之允迪哉

古文資鏡

宣公奏狀奚啻名言之允迪哉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古文資鏡

八四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於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請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試思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

古文資鏡

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少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

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執事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古文資鏡

吾之狂言

蔡先生謂呂東萊笑當時父兄無見識以子弟得一第便爲成材者。今俗下秀才類然。至有小試前茅便謝詡有矜氣者。斗筲器量亦不宜耳。此文可振士子則古稱先之志。卽不能志於道德。獨不思以好古自豪。乃局於科舉耶。又謂讀李習之翻復性篇稟性似較恬澹。公銳於功名。然公一爲御史。尙絕無顧惜。以諫宮市。貶陽山。從平淮西。作侍郎。又以諫佛骨。貶潮州。及從袁州。再登朝。則又身使盧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跛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

古文資鏡

八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耳○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舍○而

吾蛇尙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苛政之猛。不獨厚斂然也。而厚斂情形。亦寫得如畫。如話。此種文。誰人不讀。一行作吏。往往浮收加

古文資鏡

八

派肥已是圖置國計民生於不問哀哉痛哉

以矣夫。人風者得焉。苛政之猛。不獨厚斂然也。而厚斂情形。亦寫得如畫。如話。此種文。誰人不讀。一行作吏。往往浮收加派肥已是圖置國計民生於不問哀哉痛哉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定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

古文資鏡

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繇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畊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

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
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
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
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可
自固孟某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大道焉人
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人有
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
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

古文資鏡

九

功及於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
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翱是以取可行於當
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乎有能行之者
云爾
人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
且不知輕斂之得民愈多此數語辭意曲包真足
抵人千萬言其曰輕斂而必本仁義者蓋仁則取
之不爲虐義則取之必以道習之此序深中爾時
利病洵乎學術之胥關治術也日來頃生世無

禮樂志論

歐陽修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

古文資鏡

三

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室車輿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

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臣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

古文資鏡

三

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

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
顯慶三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
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
士掌禮備官而已元宗開元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爲
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
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
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
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
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

古文資鏡

九四

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
奏。起。居。舍。人。王。仲。邛。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
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
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
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
陟。降。之。序。爲。郊。禮。六。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
韋。公。肅。又。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
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
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三。

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先王制禮作樂原本性情所不能已者燦著於節文器數間敬之至而禮行焉和之至而樂作焉上自郊廟朝廷下逮鄉黨里巷以一人之精意周浹乎天下人之心思而秩然其就範歡然其交欣是治卽寓於禮樂中而禮樂卽致治之具初非僅狃於儀文節奏之末爲禮樂也後儒莫考其義視簿

古文資鏡

卷

書錢穀兵刑獄訟以爲治而禮樂之見於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間者皆若爲偶舉之端無關乎治要奚愧睽闕不通而懵然弗察也曰兵刑錢穀非乎曰此輔治之具而非致治之原也曰必日事於獻酬舞蹈乎曰言而履之之謂禮行而樂之之謂樂明乎此而防情防僞天下自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何有從事其間者莫能曉習哉故欲究禮樂者熟讀此論以追維乎禮樂所由來則得矣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逸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

古文資鏡

之臣用記曰甯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耳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

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摧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秦用商鞅開阡陌

開謂破也

并六國而郡縣之當是

時世無共主虐政橫行即令周公復生亦難悉返舊觀孟子生周之季諸侯去籍制度節文不可復考爲滕設法制產立學教養兼備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命世亞聖自有因時制宜大學問大經濟

古文資鏡

七

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置府衛

見唐高祖武德七年太宗貞觀十年

華陽范氏謂自古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潘陽石氏謂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廢臣無專兵之患先儒謂三代而下唐之府兵猶得寓兵於農之意而其要尤在人主清心寡欲約己愛民親賢遠佞訪求治道勿令佚欲偶萌啟壞法之漸而其施於民者婚嫁喪葬與夫服

食之細咸秩然於尊卑之有辨貴賤之有殊而無
敢越則敦龐洽而解阜歌奚有於徭役困弊戶口
逃亡以致募兵兩稅之紛紛更制哉此徒法之所
以不能自行也故仁心必先仁政而治法尤賴治
人實心實政法制相維自是千古不易之準食貨
志可以概見

古文資鏡

九

志可以漸良
人實心實
以不特自
樂古以
華賦順
食之歸

司天考論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子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人乎果不與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

古文資鏡

九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爲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

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
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
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
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
也書曰天視自吾民視天聽自吾民聽未有人心悅
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
於上者然則王者均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
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
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

古文資鏡

一百

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
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
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以考嗚呼聖人既沒而
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
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
可以知也

天心之感應悉視乎人事之發動未有人事作於
下而天心不應於上者古來日蝕星變盈縮差忒
無非上天仁愛之心垂戒於人欲人之恐懼修省

以補救於將然果不可謂天之無與於人其原實
本人之自絕於天而徒求於高高在上間猶隔膜
而言肌理也何也人本乎天天即理也理具於人
而發於心故曰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
人事惑人欲求端於天當於人事驗之人事修之
此理自不可易

古文資鏡

百

此野自不...

人事無入... 天當然人事... 而得然... 曰絕天於人... 則天... 而... 則... 本... 自... 而... 則... 以... 則...

唐六臣傳論

其二

歐陽修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未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

古文資鏡

三

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於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

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

古文資鏡

重

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繇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繇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六臣者：左僕射裴樞、獨狐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尙書王溥、吏部尙書陸扆、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爲太常卿、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怒，會彗出西北，掃文昌軒。

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旨歸其譴於大臣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大凡朋黨之說皆始於小人小人奸回貪酷罔上行私知必不容於君子於是造爲朋黨之說一網打盡人主不察遂墮其術而彼得肆其奸故其初以小人攻君子君子尙足以維持其繼且使君子異君子小人益乘其間隙洛黨蜀黨元祐黨人其明證也非獨客魏奸險之搆陷東林也卽觀六臣等旣死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

古文資鏡

高

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張文蔚等奉唐册寶降梁北面慙伏不能對蘇循貽矩且盛稱梁功德不止卒之柳璨就斬延範車裂蘇循輩亦以賣國求利痛遭訕詈見斥讎人則彼小人者究亦何利於己而必欲傾陷善良乎嗟乎國家用人之際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古聖人猶凜凜於此歐公謂朋黨之說人主不察足以喪邦其卽此意夫

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殺之大凡朋黨之說皆始於小人小人奸回貪酷罔上行私知必不容於君子於是造爲朋黨之說一網打盡人主不察遂墮其術而彼得肆其奸故其初以小人攻君子君子尙足以維持其繼且使君子異君子小人益乘其間隙洛黨蜀黨元祐黨人其明證也非獨客魏奸險之搆陷東林也卽觀六臣等旣死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

古文資鏡

五

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
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悄悄。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君言焉。時君
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
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與。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
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古文資鏡

真

心術有公私。卽事爲有理亂。此不必驗之於朝廷。
卽一家中。其心公者。大都爲一家起見。推之宗族。
鄉黨。罔不翕然。其交稱而家道可觀也。用心私者。
大都爲妻子起見。甚至薄物細故。無非自便其身。
圖而乖睽。日起骨肉參商。有不可勝言者。學者讀
書懷古。豈皆顯達於朝。而公私理亂之分。卽小可
以見。大求心術者。亦可以端趨向矣。若乃庸庸碌
碌。無所短長。是猶夫子之所謂鄉愿也。斗筲也。何
足算哉。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月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

古文資鏡

五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居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莠舉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味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

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衰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思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古文資鏡

所不敢言。不言人所妄言。主於理而一。以至誠出之。洵所謂憤激者當知所取。裁庸懦者亦無所藉。口知體得。宜誠爲進思。盡忠之良法也。楚文宣王。自三外美善以來。盡數。精甚。盡誠。之法。皆。不。在。念。命。曰。精。錄。存。藁。以。藏。於。家。竊。思。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程子。明道。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動。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

古文資鏡

覓

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其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

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
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敏○達○可○進○於○善○者○
使○曰○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
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
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
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
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
者○使○教○於○學○院○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

古文資鏡

單

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
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
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
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
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
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
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
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
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

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於學業曉達治道者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臣謂既一以仁義道德教育

古文資鏡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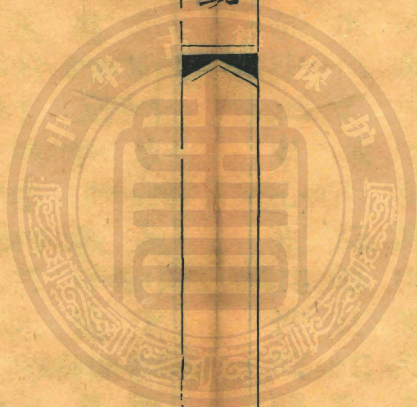
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膽○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先訪明儒次行教授又復分主州縣之學自是出縣之州由州之京考言詢事然後命官條理井然深得成周大比賓興遺意如此用人乃不蹈以言舉人之失蔡聞之謂程子此篇規模廣大法度詳

明較之董江都賢良三策重教化一學術較尤詳
備

古文資鏡

五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

子伊川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古文資鏡

皇

不知制之縱其情至於邪僻悖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
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
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
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
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
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
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

古文資鏡

葛

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蓋傷其不得
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
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
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聖人則
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道本於心不明諸心無以見道不準乎道無以盡
心得善服膺正其好之篤不遷不貳正其行之果
腳踏實地知行並進非徒紙上空談顏子以之入
聖學者即可由此以求顏子後世靜坐觀心非不
足以求道而叩之於心則娓娓按之於實則空空
此道之所以難明難行也

古文資鏡

此道之所以難明難行也

夫以未證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過學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夫以未證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過學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夫以未證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過學而叩之於心則誠遊之於實則空空

又論教士不以其道

王安石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帥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

古文資鏡

稟

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

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
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
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
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
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
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
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
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
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

古文資鏡

夏七

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
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
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
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
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
此卽有文事必有武備之意按古四邑爲正以至
天子畿方千里師旅卒伍皆有所屬分之則散於
田里合之則統於命卿所謂居則爲六卿之官出
則爲六軍之將先王因田制賦原屬法良意美趙

充國屯田備虜尙本此意自井田廢而軍賦亡文
事武備遂若兩歧而其實亦有未盡然者比閭族
黨豈盡將材伏處躬耕非無名世總在養士者廣
爲教育甄拔眞才而學者亦當懷抱自宏毋僅狃
於區區循誦間是誠上下之相需也

古文資鏡

真

夫以國計而論則最難土不立則無出
然豈盡然林封銀浪棟非無益於國
事短而後其寬亦不盡然也
夫國計而論則最難土不立則無出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先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

古文資鏡

聖九

之網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速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所由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

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

古文資鏡

卅

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爲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以爲

世有讀書自好者見識一差往往夤緣苟且靡所
不爲卒之一朝敗壞遂至一蹙而不復振又見市
儈之徒刻薄成家不旋踵而子孫蕩廢此皆欲速
見小之病也余嘗欲本此以著論讀蘇長公文不
啻爲余所欲言其扼要處渾融涵蓋徹上徹下無
所不包彌見文章之所以載道也

古文資鏡

專

世不詩彌具文章之世以錄散出以爲而
善爲余他始言其賦選數軍歸而盡滄土燔不
良小之錄也余嘗始本此以普補廟燕身公夫不
會之於陵獨家不試觀而千將遠遠此書
不爲卒之平歸類與遊至一書而不書越及是
世百爾書自領善良補一差而此書辭皆且龍也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耶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

古文資鏡

五

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礪取鋟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

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墮墉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迺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

古文資鏡

三

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

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
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
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
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
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
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
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
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
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

古文資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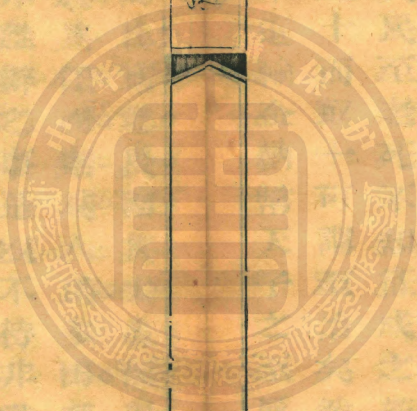
高

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
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
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
惟○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
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
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禹○貢○則○壤○成○賦○庸○有○上○中○下○之○錯○而○物○宜○布○利○天
下○初○無○不○可○耕○之○田○自○阡○陌○開○而○井○田○廢○井○田○廢
而○水○利○亡○迄○於○元○明○皆○取○給○於○東○南○試○問○成○周○之

際列國分藩豈皆資糧告糴乎徐文定公農政全
書備載西北水利職是故也潁川先生極陳廢弛
之弊與振興之利反覆詳明欲裕民食者何弗取
農政一書而並參之

古文資鏡

豐



古農典與農政之辨又謂耕田必資糴糴糴
得而糴而非水漚糴最效也縣田夫坐漚漚漚
漚區田必糴糴者糴糴糴糴平糴文法必糴糴全

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戍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治矣然而匈奴傲慢侮至甚不遜輸金納幣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

古文資鏡

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

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甯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犯天下之至危何也吾民之

古文資鏡

皇

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聽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乎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

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子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天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世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者之來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

古文資鏡

夏

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

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
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
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
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
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
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
有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
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
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

古文資鏡

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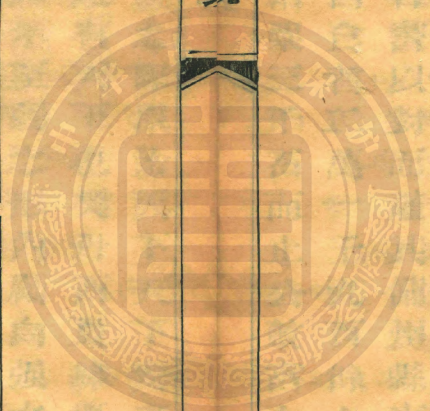
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汴宋之有天下也契丹西夏肆擾邊庭子由是策
蓋欲外示至弱之形內勵自強之政其說當矣而
尤有要者惟在人君親賢遠佞約己愛民慎持於
其用人行政之先使寇盜餘氛潛消默化於其間呂
氏中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刑以不殺爲威財以
其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
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而以至誠待夷狄
漸仁摩義足綿三朝之澤於弗衰故熙豐之間天

下晏然假無新法紛更一任老成恪守則培養之
隆當更可觀卒之黨人碑謗紹述言興國祚因之
下移益以見外患之猶可禦而內政之得失尤不
可以不亟講也

古文資鏡

專



用八行... 匠以不... 不容益... 劉當更... 不異... 疑無... 疎去... 餘更... 一卦... 紫... 氣... 合... 順... 欲... 鏡... 之...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就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三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

古文資鏡

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任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三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

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而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早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年早

古文資鏡

三

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疢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

遇歲之苗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
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元年以大學士加太子
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
在於身者此不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
苗記云河資以出管雜用蠶取天普爲大泉裝之日
蔡聞之謂是時救荒美政推趙公之在越州富公
之在青州有心斯民者所宜核考而建記之按宋
仁宗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
鄭公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古文資鏡

臺

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
居者皆給其祿使就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
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
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
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
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苗者皆聚民城
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
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鄭公立法簡

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救菑之法莫善於散給莫
不善於聚貸由趙公法可以賑編戶而不至有壅
滯之患由富公法可以賑飢流而不至有搶掠之
虞有心民瘼者誠可取法而設施之

古文資鏡

嘉

仍書其勞約他日得與精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時
酒肉飯投懸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敗澤
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眾葬之目
夷隄亦且舉善績可取而歸賦之而歸凡活五
萬之患由富公法可以賑輪流而不至有搶掠之
不善於聚貸由趙公法可以賑編戶而不至有壅
滯之患由富公法可以賑飢流而不至有搶掠之
虞有心民瘼者誠可取法而設施之

大學序

朱子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
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古文資鏡

夏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由分也夫以學校之設
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會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古文資鏡

真

及孟子沒而傳其泯焉，則其書雖存而不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夫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洽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
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
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
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有竊
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
罪然於國家化民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

古文資鏡

卷一

古內聖外王之學與夫淵源授受之宗不啻如日
月之照臨俾後之學者皆有以知其所趨向粹然
一歸於正程子謂昌黎原道其功不在孟子下朱
子此序尤與天地同流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
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
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
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古文資鏡

真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
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古文資鏡

晁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厯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古文資鏡

羣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蒙師教授。首及學庸。而朱子序文概置不讀。此大謬也。蓋聖賢之學其道不外與知與能之間。造其

極直接惟精惟一之緒朱子兩序發明曾子子思
傳述之意總揭大綱後生小子雖未易發蒙而童
而習焉與之講明切究成誦在胸一旦有得於心
便知其所要領而從入有途孰謂作聖之基不在
蒙養哉或謂上質頗難未易概望則二程夫子年
十四五便學聖人彼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今人
語此輒目為迂談正其學術之不講自待者甚非
也噫

古文資鏡

四

以由繼之...
各讀此神目...
其才四五則學聖人...
巨業養...
而於成其...
而皆無與...
動也之意...
豈有...
豈有...
豈有...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
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
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
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
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三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
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
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

古文資鏡

區

殊而理則一無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
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
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
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
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三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
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
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

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心統性情者也蘊之爲性發之爲情心存則情得其正而天命之性於是復天下之理於是得心存

古文資鏡

五

則治心亡則亂治天下然益見治身之何獨不然錄此爲善讀尙書者勸

四景時請本有真其能識之大理矣齊兩治而天下
心細未後論及其能矣禹湯文武周公之書
必我辭者不指端也景書也然矣禹湯文武周公
御其命以與同聖人之心良哉善哉治身之妙善哉
焉其持用論者不實論限四外之書長篇大卷文
出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
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待○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礪○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古文資鏡

四

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闐○鬼○火○春○院○閔○天○黑○牛○驥○同○一○阜○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曰○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公○在○理○宗○朝○拔○進○士○第○一○以○忤○權○貴○致○仕○德○祐○初○
奉○詔○勤○王○後○於○五○坡○嶺○爲○張○宏○範○所○執○留○燕○二○年○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
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
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
帟衾稠多用繪絕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
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
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入死罪皆終身不
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
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

古文資鏡

真

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刑法
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髮倖而不足
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
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
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
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恭儉仁恕實與漢文相匹贊語平允毫無過譽漢
宋間守文令主以此相推至政平人和任賢斥佞
固治世之本也而禦寇安邊之要不外是矣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
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
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
堯舜以來聖帝明君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
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
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
而要者欵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

古文資鏡

夏

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
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日之所行與
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
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
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
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
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
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危者可否

異○同○紛○更○變○易○綱○紀○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
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
補○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
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喜
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
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
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
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
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

古文資鏡

頁

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
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
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
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
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
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
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
以○防○天○下○之○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

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
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賢者以
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
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
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
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
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
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
或信用。復有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

古文資鏡

覽

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佐。素飡。徒費廩祿。
取譏諂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
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
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
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
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
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可望庶事
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
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

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
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
其爲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
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
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至是而求
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
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
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

古文資鏡

畢

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
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
時天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
海內殷富黎庶樂業臣竊見前年秋亭出西方彗出
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
布新以應天變臣謂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
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舉其要則修德
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
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治道總在誠意正心而後用人行政乃得其要領
魯齋先生學術經濟悉本程朱的派獨冠有元至
正三年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乃上用人立法
休養教民等疏此第三條也尤爲人君主治之本
使用竟其說治功當更有可觀世或謂道學爲不
適於用夫所謂道學者卽明德新民大人之學也
井蛙之見何足語於斯哉

古文資鏡

夏

共執此良說... 魯齋先生... 治道總在誠意正心而後用人行政乃得其要領... 魯齋先生學術經濟悉本程朱的派獨冠有元至正三年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乃上用人立法休養教民等疏此第三條也尤爲人君主治之本使用竟其說治功當更有可觀世或謂道學爲不適於用夫所謂道學者卽明德新民大人之學也井蛙之見何足語於斯哉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

古文資鏡

夏

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糴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釋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奉哲洽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干

其○次○深○慮○論○古○之○深○思○之○精○而○論○之○審○方○孝○孺○也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
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
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
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
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
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
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
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

古文資鏡



喜

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
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
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
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
之○而○武○氏○曰○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
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
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入○之○智○蓋○世○之○才
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

吳郡治水之碑

吳郡王

鑿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卽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尙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

古文資鏡

夏

欲爲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尙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泖江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難而止宏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泖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填脹爲病四肢百脈無不病者

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
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印鑿之覆
引水入內爲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民固
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河上度地賦功量功
賦役仍淺深計遠邇力多賦諸近財分取諸遠而蘇
獨任財力之半廬有舍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
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勸率未明興
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攢如星亟奮如雨謹呼之聲數
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

古文資鏡

臺

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
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
尺闊三十三丈白泖上流又開尙湖昆承陽城湖各
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澗者凡十有九又于宜興
濬百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
申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上流頗通利自夏
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
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
丈其深一丈二尺闊十八丈又于湖州濬大錢小梅

七十二澗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等湖崑
山濬趙屯大盈道謁等浦其爲浦爲港爲涇爲浜尤
多皆如環所理也白泖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
爲石閘一陽承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
白泖之流又爲堰一夏駕浦新洋涇吳淞之交橫引
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闕又
爲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湖無礙則常
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
吳淞白泖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

古文資鏡

吳

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
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是
役也爲工凡四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銀爲兩若干米
爲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之易
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也東南之水古人治之多
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則又壞故周
文襄治之景泰中則又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宏治中
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
無壞乎保而無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隋啟

閉無縱豪強而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于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不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滙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旣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令公許以便宜爲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泲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闕何則爲虐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閼旣疏百川來同吳民謹呼司空之功

古文資鏡

晁

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民乃莫安刻碑河上以示不刊

昔彰化陶雲汀中丞濬度吳淞道歷申江以吳淞水利並移建石閘爲問或謂治淞之要不在潮之禦不禦在原之疏不疏僅濬下流通塞以便行旅往來此一時之利也道源泉暢支流先河後海此經久之大利也閘亦可以不閉也公皆韙之守溪先生吳郡治水碑文臚陳東南水利或原或委一目瞭如後之治水者雖有時勢之殊而觀其要領

得其治原其有裨於吾鄉匪淺鮮也 王守仁

其治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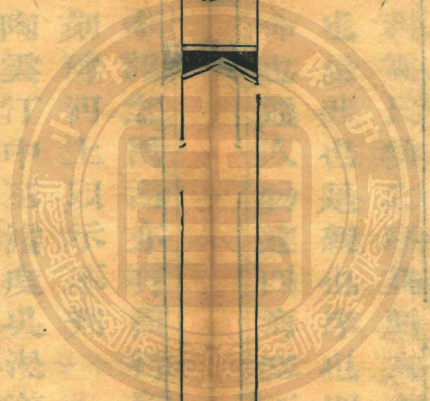
天地百古今無時不變其理無窮乎斯何難有示武
其治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應

天地百古今無時不變其理無窮乎斯何難有示武

古文資鏡

稟



其治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應

天地百古今無時不變其理無窮乎斯何難有示武

其治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應

天地百古今無時不變其理無窮乎斯何難有示武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序也別也信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

古文資鏡

裏

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

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

古文資鏡

卷一

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其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

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
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寡人。丐夫而猶囂囂
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
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
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注詞競詭辨飾
姦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
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
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

古文資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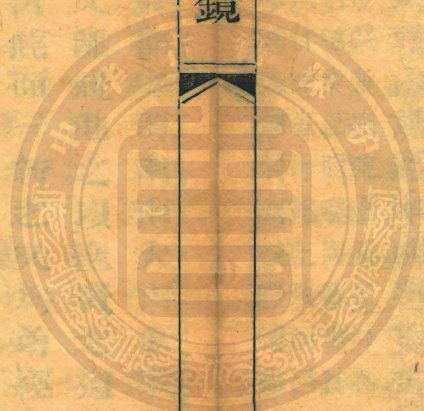
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
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
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
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驗多士
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
而求諸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已。

昔程子謂人見六經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
亦發抒胸中所蘊自成文耳。讀此記益見千古聖
賢之學不外六經。吾願善讀書者求之六經以端

其趨返之一心以踐其實庶不負讀書稽古之義也

古文資鏡

頁四



其趨返之一心以踐其實庶不負讀書稽古之義也

重刻潞水客談序

喻均

郡伯仲起張公數好言天下大計間從袖中出一編授余曰茲而鄉徐伯繼所為潞水客談臚列西北水利事實其言則燕薊無枵腹之虞吳楚有息肩之望以今天下大計豈復有逾此者耶至其歷溯泉源徧閱地勢斟酌天時劑量人工形必副情實必中聲譬之海賈談珠山樵語木靡遺算矣乃水衡諸當事且施用徒令識者扼腕頭天子赫然改易弦轍思建中興之烈伯繼業已賜環尚符璽為近臣庶幾得一當以展其夙昔匪直寄諸空談而已第海內識不識爭聽其言奉為芳規而舊板漫漶幾不可讀吾欲重為

古文資鏡

臺

之粹以惠海內子盍綴一言於編端余曰唯唯余往從鄧太史識伯繼一見握手如平生驩卽是編也余藏之篋中垂六七年矣不異中郎之秘論衡豈虞公之好之甚於余也嗟乎余嘗究觀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語江漢之沃東數吳越之利顧當三國時曹操僅擁中原礪礪之區與羣雄角而巴蜀江漢吳越諸美壤悉為孫劉割據不領於中國之版圖然而強大之名牽歸於操迄莫敢與抗者豈獨其兵力雄哉夫亦以屯田之建置豫也史稱建安元年操從羽林監棗祇言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又編令郡國例置官

田所在積穀廩庾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餉之勞
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有以哉元人寡馭世之略
束手仰食江南曾未百年我高皇帝起淮甸而驅之
若振槁然江南之粟不繼而王庭北矣雖其運會固
然亦由儲蓄之計疎也國家自成祖都燕薊襲元舊
而忘修西北之農政視江南不啻外府嗷嗷然待哺
萬里之外夫當漢唐時謀臣策士競以中原爲近地
迴睇江南直甌脫耳無足重輕假令國家一日無江
南則百萬臣守之卒有縮腹而待斃耳隱憂之謂何

古文資鏡

稟

伯繼當全盛之天下而閔閔焉倡二百年未發之崇
論詎不誠卓識君子哉宜公之有味其言而重爲之
梓也伯繼又言張全義尹河南當喪亂之後招徠農
戶力修屯政出見田疇美者輒召田主勞以酒食或
賜茶綵衣物以故遠近競勸遂成富庶又欲仿虞文
靖遺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
千人百人亦如之試以虛爵綴其征科俟田入旣饒
蓄積漸充然後量征其稅隨給以祿至援兵興之時
轉餉勤勞與對壘者論功俱鑿鑿可施用余謂國家

誠得強敏任事如伯繼者數輩昇以開府之任錯置西北諸州用張全義之法於地內以勵游惰用虞文靖之法於塞外以風富民而又假以便宜寬其文法不責近功不搖羣議卽伯繼所稱十年究其成萬世享其利猶執左券而責償耳豈虛語哉言未既公抵掌大詫曰異哉始吾披襟伯繼今復醉心邦相矣邦相余字也輒次以爲序萬歷十二禩春王正月望日豫章喻均撰西北水利序中曹操僅擁中原一段云云正其明證引用張全義虞文靖是農政設施處辭文旨顯有功國計民生潞水客談備載徐文定公農政全

古文資鏡

卷

書余嘗捐貲重刻以繼其傳復刊副本爲士大夫之留心民食者便行篋昔侯官林文忠公集西北水利例以百張屬崑山潘恕齋孝廉校讐擬奏於朝不固惜哉朝不固惜哉

蠶論

郭子章

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幽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幽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槩其柘。桑柔之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筐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筐，壓絲管子。

古文資鏡

卷

亦曰：五粟之土，其槩其桑。則齊可蠶。荊州厥筐，元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今天下蠶事疎闊矣。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閩，繭子道湖。閩女桑，棧桑參差，牆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厘，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况乎半天下女不績。

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
男子爲所蠹蝕而風俗日以頽壞今天下門內之德
不甚質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母亦蠶教不興使然
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之以
絃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
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
績奈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
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

古文資鏡

五

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特廢不舉耳故
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
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蠶桑之利普被天下與禹貢之正中下錯皆爲王
政所先迄今織紝之事惟見於湖閩兩郡猶漕賦
之僅取給於東南此篇大意實與徐貞明潞水客
談同一深心爲民牧者所宜廣求而亟講也

民于蠶則蠶蠶而風俗日以頽壞今天下門內之德
不甚質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母亦蠶教不興使然
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元統公侯夫人加之以
絃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
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
績奈何令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於淫乎國家蠶桑載
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

跋古文資鏡後

士君子立身斯世遭遇不常要使識理明持守固處
有以宜家而善俗出有以經國而庇民而其所爲考
見得失足供觀省者蓋無不寓之古人之文彼古人
之於文非徒以其言也脩齊治平之蘊得之於心見
諸行事實有其不能自闕之故因是以諷當時詔來
者特後人爲學非夫寂守空虛卽誇多而逐浮靡而
於古人學問之要無以博觀而約守之則雖日手一
編其爲無益與面牆等海上王二如世伯姿性醇粹

古文資鏡跋

一

好學不倦旣稟其家節孝之遺忠厚之訓又取古人
文之尤關德業者細加剖析釐爲六卷以惠後學向
嘗拍刻經訓茲復綜而刊之名曰資鏡凡夫心性之
原倫紀之範治術之所以脩民生之所由裕俾學者
於一出一處之間開卷瞭然莫不如鑑之懸而不迷
所往以視專尋格律罔究義理者何如也夫明鏡倚
臺則妍媸無不立見鴻文堆案則是非無不周知世
之讀是編者沉潛玩索觀其會通爰實體之踐履措
施之交以無忽古人著述之旨無負先生推闡之思

明體達用脩己淑人其慎無付之塵封甘心蒙昧也
夫
咸豐甲寅嘉平月朔日世教姪顧調元拜識

古文資鏡跋

二

夫有之能辨其理之精與否生之由也
於一山毛處而洞悉一草葉不知經之歷而不
往以視其理之精與否生之由也夫明其理
張盤甲寅嘉平月朔日世教姪顧調元拜識
夫是謂之能辨其理之精與否生之由也夫明其理
則其理之精與否生之由也夫明其理則其理之精與否生之由也

